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列子集释

杨伯峻 撰

中 华 书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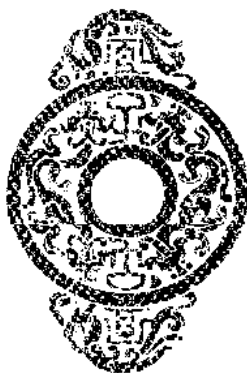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列子集釋

杨伯峻 撰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子集释/杨伯峻撰. -北京:中华书局,2012.3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08529-7

I. 列… II. 杨… III. ①道家②列子-注释 IV.
B22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8489号

-
- 书 名 列子集释
撰 者 杨伯峻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张 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 $\frac{1}{8}$ 插页2 字数26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529-7
定 价 27.00元
-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餘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

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前 言

(一)

列子其人,在庄子书中屡次出现,有时尊称他为子列子,还专有列禦寇一篇。“禦寇”也作“御寇”或“圉寇”。禦、御、圉三字古音全同,自然可以通假。这个人实有其人,因为提到他的不止庄子一书。然而庄子逍遥游却把列子写成神仙:

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但同一庄子,在让王篇又说: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

便又是凡人,要吃要喝。吃喝不够,面黄肌瘦。这自相矛盾的情况,倒并不是由于庄子全书非出于一人手笔,而是庄周把实际存在的人物寓言化。庄子天下篇说,“以寓言为广”,寓言篇说,“寓言十九”,庄子中把实际人物寓言化的例证很多,这只是其一。把列子神化,也许意在说明列

子虽然是“有道之士”，能凭空飞翔，还有待于风，并非真能“逍遥游”。

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在当时影响却未必很大很深，因为庄子天下篇评论过墨翟、宋钐、尹文、田骈、慎到、惠施等人，赞美了关尹、老聃，也叙述了自己，却不涉及列御寇。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不提列子，司马迁作史记更没有一字涉及列御寇，高似孙子略因此怀疑此人的存在，但论证还不足以使人信服。列子必有其人，其主张正如庄子应帝王中所叙：

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

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篇也都说“列子贵虚”，和庄子所说相合。看来这个列御寇心情上摆脱了人世的贵贱、名利种种羁绊，任其自然，把客观存在看作不存在，因之一切无所作为。庄子所叙，自有所本，未必是故意塑造。至于战国策韩策二说史疾治列子圉寇之言而“贵正”，则近于儒家的正名，不可能认为是列子的正宗，只能估计是战国说客因列子已不被人所真知，假借其名，以为游说的招牌而已。

(二)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那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散失了。今天流传的列子八篇,肯定不是班固所著录的原书,历来的考辩文字可以参见本书附录三。据张湛在序中说,他所注释的列子,由他祖父在东晋初从外舅王宏、王弼等人家里发现,经过拼合、整理、校勘,“始得全备”。而王宏、王弼家的书又属王粲旧藏,假若博物志的话可信,可能还是蔡邕旧藏,好像流传有绪。但过去许多学者却从反面看问题,认为张湛序是欲盖弥彰,作伪者就是张湛本人。我则同意另一部分人意见,以为此书虽属伪书,而作伪者不是张湛。如果是张湛自作自注,那就应该和王肃伪作孔子家语又自作注解一样,没有不解和误解的地方。现在张湛注列子,有的地方说“未详其义”,有的简直注释错了。还有纠正正文之处,如力命篇说子产杀邓析,张注便据左传纠正它。还有批评正文处,如杨朱篇讥刺伯夷和展禽,张注便说它是“此诬贤负实之言”,由此也可见张湛思想和伪作列子者有所不同。此书伪作于张湛以前,张湛或者也是上当受骗者之一。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

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

这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论断。至于它所“聚斂”的原始

材料,除了马氏所列举之外,还有一些当时所能看到而今已亡佚的古籍,例如汤问、说符的某些章节,既不见于今日所传先秦、两汉之书,也不是魏晋人思想的反映,而且还经魏晋人文辞中用为典故,所以只能说作伪列子者袭用了别的古书的某些段落。至于所谓“附益晚说”,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周穆王篇第一章,那是在汲冢书穆天子传被发现后写出的;力命、杨朱两篇更是晋人思想和言行的反映。也许作伪者自己感到需要弥缝,所以在那篇伪造的刘向列子新书目录中加以掩饰地说:

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

在我们知道列子是赝品之后,这几句话就颇有“此地无银”的味道了。

(三)

现在略谈我对力命、杨朱二篇的看法。

由于生产水平和阶级的局限性,古代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必然和偶然这两个哲学范畴。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偶然中存在必然,而必然又通过偶然而表现。古代唯心主义者认为偶然性的出现是一种非人类所能宰制的力量,即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这叫做命,也叫天命。唯心主义者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唯物主义者说人定胜天。这个天、人之争,即是力、命之争,在魏晋六朝表现得相当激烈。试看文选所收的李康运命论和嵇康集内的

答张邈(辽叔)诸信,便可以窥测其大概。力命篇可以说是这一场斗争在寓言的外衣掩盖下的反映,作者的立场是唯心主义的。

至于杨朱篇的“唯贵放逸”,并不是战国时代那个杨朱的主张。先秦、两汉古籍中讲到杨朱的地方不多,粗略统计一下,仅有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下、庄子骈拇、胠篋、天地、徐无鬼、山木、韩非子说林下、八说、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俶真和汜论、说苑权谋、法言五百和吾子、论衡对作诸篇,而且所记多属一鳞半爪,不成体系。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杨朱之学是“为我”,就是吕氏春秋的“贵己”。所以孟子、庄子、韩非子、淮南子以及论衡诸书都以杨、墨并称,因为为我和兼爱两种主张正是一对尖锐的对立物。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汉书艺文志也没有著录杨朱的任何著述,鲁迅的那段议论是极为精辟的。晋朝人不懂得这一点,硬要在列子中炮制杨朱一篇,画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杨朱,为自己的放荡和纵欲搜寻出理论根据。

既然力命篇和杨朱篇是玄学清谈和放荡纵欲的曲折反映,而并没有什么“二义乖背”,就无妨把它们作为两晋

风俗史和思想史的资料来看待。除此而外,列子还保存了一些可贵的古代材料。毛主席所讲的“愚公移山”,就出自列子汤问篇。汤问篇还讲到宇宙万物的原始,宇宙的无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宇宙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科学水平。有些小故事,在寓言中有深意,或者对某些人物的深刻讽刺,这都应该说是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列子集释是我在二九年至三二年的旧作,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杨树达教授和许维遹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一九五八年曾由龙门联合书局排印出版。现在看来,虽然值不得敝帚自珍,却也不必悔其少作,因为究竟还付出过一定劳动,于读者多少有可以参考之处。

杨伯峻

一九七八年五届人大开幕之夜

例 略

(一) 本书除列子正文外,其注释考证分为四类,依次排列:(甲)晋人张湛之注;(乙)唐人卢重玄之解;(丙)有关列子本文以及张注、卢解之校勘、训诂与考据;(丁)唐人殷敬顺所纂与宋人陈景元所补之释文以及有关释文之考证。除张注、卢解外,各说皆冠以圆圈“○”。

(二) 列子版本甚多,而元明以后之刊本多以释文人注,遂使张注与释文不相别白。清人汪继培始为厘正,并取影宋本、纂图互注本、明世德堂本、虞九章王震亨同订本参订缺误,刻入湖海楼丛书,余取之为底本。但汪校仍有可商,乃复取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之北宋本,即四部丛刊之底本。吉府本、铁华馆影宋本、道藏诸本、白文本、宋徽宗义解本、林希逸口义本、江透解本、高守元集四解本。元本、明世德堂本参校,于汪本颇有订正。至卢重玄之解,则以道藏四解本为依据,而用秦恩复石研斋刻本参校,择善而从。若诸本皆有

脱误,虽考证明确,仍不敢辄改。其他文字异同,除参校诸本之显然误刻以及脱漏者外,其可资参考者,亦择尤注出。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有列子数条,亦加采录。

(三) 北堂书钞、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白孔六帖、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等类书以及其他古籍所征引之列子正文与张湛注,共计不下二三千条,文字之出入有颇大者。盖古人引书率多臆改,未必全可凭信。本书只择其有助于校勘训诂者录之。

(四) 列子之为晋人所伪,殆无疑义。汪继培谓“依采诸子而稍附益之,其会粹补缀之迹,诸书见在者可覆按也”。本书虽不为之疏通证明,但于其可资覆按之处,必藉校勘训释之便为之注出,亦隐示作伪之所本耳。

(五) 清代以来之学者于“先秦古籍”率多有校勘训释,但于列子,除卢文弨、任大椿、俞樾、陶鸿庆以及今人王重民、王叔岷诸家外,专著不多。列子之文既多因袭,则不得不广为采摘,故凡有关古籍之考证训释足为读者之一助者,悉加甄录。至于附会释氏空谈玄理者则概加屏弃。

(六) 张湛其人与列子之关系甚密,而行事已不可得详。兹亦略加辑录,是为附录一。

(七) 伪刘向之目录、张湛之序、卢重玄之叙论、陈景元(碧虚子)之序、任大椿之序、秦恩复之序、汪继培之序,都与本书所录有关,有助于读者对本书之了解,故悉载其全文,是为附录二。

(八) 关于列子之辨伪文字,黄云眉之古今伪书通考补证与张心澂之伪书通考虽均有辑录,然皆缺略甚多。余故重加荟萃,并附己见,是为附录三。

(九) 凡所征引,多经覆核。惟有少数校说,犹未能一一比勘。如有差失,深冀指正。

(十) 集释运用引号,或者标明引文起讫,或者钩注重要词语,皆所以助文意之显豁,求一目能了然。然用之太勤,则失之细碎。故或用或否,制于所宜。故征引某家之言,于某某曰下之引号概从省略,一则以起讫易明,毋烦标注,且以其中又有征引,宜加识别;如此,则可免于复用夹引号,不致有混淆之病。又如敬顺释文,自有体例,易于理解,如无必要,引号亦从省略。馀可类推。此乃自定条规,幸勿绳以常律。

征引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一) 只限于列子八篇集释校说内所征引之姓氏。

(二) 略依其生卒年次排列，生卒年有可考者亦为注出。

沈括	(一〇三〇——一〇九四)	梦溪笔谈
王观国	宋人	学林
顾炎武	(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唐韵正
黄生	(一六二二—— ?)	字诂义府
何琇		樵香小记
惠栋	(一六九七——一七八五)	松崖笔记
卢文弨	(一七一七——一七九五)	群书拾补 锺山札记
钱大昕	(一七二八——一八〇四)	十驾斋养新录
毕沅	(一七三〇——一七九七)	吕氏春秋新校正 山海经新校正
段玉裁	(一七三五——一八一五)	经韵楼集 说文解字注

- 任大椿 (一七三八——一七八九) 列子释文考异
- 汪 中 (一七四四——一七九四) 经义知新记 旧学蓄疑
- 王念孙 (一七四四——一八三二) 读书杂志 广雅疏证
- 沈赤然 (一七四五——一八一六) 寄傲轩随笔
- 梁玉绳 (一七四五——一八一九) 吕子校补、续补
- 梁履绳 (一七四八——一七九三) 有校说,见吕子校补。
- 刘台拱 (一七五一——一八〇五) 荀子补注从王念孙读书杂志录出
- 孔广森 (一七五二——一七八六) 大戴礼记注
- 郝懿行 (一七五七——一八二五) 荀子补注
- 牟 庭 (一七五九——一八三二) 雪泥书屋杂志
- 庄逵吉 (一七六〇——一八一三) 有校说,见其所刻淮南子。
- 王绍兰 (一七六〇——一八三五) 说文段注订补
- 秦恩复 (一七六〇——一八四三) 有校说,见所刻列子卢重玄注。
- 严可均 (一七六二——一八四三) 铁桥漫稿
- 焦 循 (一七六三——一八二〇) 易馀籥录
- 洪颐煊 (一七六五——一八三七) 读书丛录
- 王引之 (一七六六——一八三四) 经传释词
- 汪 莱 (一七六八——一八一三) 列子卢注考证附见秦恩复
列子刻本
- 朱 琮 (一七六九——一八五〇) 小万卷斋文稿
- 黄承吉 (一七七一——一八四二) 字诂义府合考
- 沈钦韩 (一七七五——一八三一) 汉书疏证

- | | |
|-------------------------------------|---|
| 俞正燮 (一七七五——一八四〇) | 癸巳存稿 |
| 梁章钜 (一七七五——一八四九) | 退庵随笔 |
| 钱 绎 | 方言笺疏 |
| 江有诰 (? ——一八五一) | 先秦韵读 |
| 宋翔凤 (一七七六——一八六〇) | 小尔雅训纂 |
| 冯登府 (一七八三——一八四一) | 三家诗异文疏证 |
| 许 樾 (一七八六——一八六二) | 读说文记 |
| 朱骏声 (一七八八——一八五八) | 说文通训定声 |
| 沈 涛 | 交翠轩笔记 铜熨斗斋
随笔 |
| 苏时学 | 爻山笔话 |
| 光聪谐 | 有不为斋随笔 |
| 徐时栋 (一八一四——一八七三) | 烟屿楼读书志 |
| 蒋超伯 <small>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会试会元</small> | 南澹桔语 |
| 俞 樾 (一八二一——一九〇六) | 诸子平议 |
| 王先谦 (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 荀子集解 庄子集解 |
| 郭庆藩 (一八四四——一八九七) | 庄子集释 |
| 孙诒让 (一八四八——一九〇八) | 札迻 墨子间诂 |
| 皮锡瑞 (一八五〇——一九〇八) | 今文尚书考证 |
| 陶鸿庆 (一八六〇——一九一八) | 读列子札记 |
| 奚 侗 | 庄子补注 |
| 梁启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八) | 某氏转录手批本,现藏于 <u>北京大</u>
<u>学图书馆</u> 。 |